

愤怒的葡萄

【美】斯坦培克 原著

Renshi shehui, wenxue mingzhu jingbian congshu

普及版
(第二辑)

认识社会·文学名著精编丛书



愤怒的葡萄

〔美〕斯坦培克 原著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池长尧

插图：刘健

愤怒的葡萄
(普及版)

[美]斯坦培克原著
显明 改写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875 插页2 字数150 000 印数1—25 00
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42-0532-8/I·104 定价：2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美国著名小说家斯坦培克的代表作《愤怒的葡萄》的缩写本。这个缩写本描写了30年代美国经济恐慌时期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不得不离乡背井，成群结队到西部去谋生。农民约德一家也坐着旧卡车，抱着美好的幻想向“黄金西部”进发。他们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，到了果木繁茂的加利福尼亚州，又陷入了资本家的魔掌，他们任意压低工资，宁肯让成熟的梨子、葡萄烂掉也不给饥饿的人们吃。走投无路的人们起来罢工，却又遭到残酷的镇压。

序

陈伯吹

青少年憧憬着古今世事奇观，满怀着未来美好理想，面对这广阔的世界，凝望那高远的天空，从而浮想联翩，悠然而动遐思：关于人的生活，物的变异，社会的情状，世界的形势，善与恶的识别，好人与坏蛋的斗争……凡此种，不可能不在多思敏感而又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心头跃动，他们强烈地要求认识社会，过好有意义的生活。

当然，人在社会中，有所认识，有所思索，只因青少年入世未久，知识不广，阅历不深，更因课内学习紧张，课外缺乏深入社会的调查研究。这样，只能从书本中间接地获得第二手的人世情状与人生经验，同时也为自己选择生活，摸准道路和方向。而在汗牛充栋的万卷书中，最能描绘世态，勾勒形象，作动人的叙述，写出微言大义的，应推文学作品。何况它不只蕴藏思想意义，还具有浓厚的阅读兴趣，青少年将在文学阅读欣赏中不知不觉地形成那先进的世界观，这是最可宝贵的收获。

作家，一般说来，都是具有正义感的，心向人民，热爱人民，从而为人民仗义执笔，写出为千万人民传诵的不朽的杰作。它是人民的上好的精神粮食！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套《认识社会·文学名著精编丛书》，在第一辑（共七册）出版后，受到青少年读者的青睐，在这一良好的情况下，自应出版供应更多更好的文学读物，以此满足阅读好书的愿望。果然，如今第二辑的十册跟踪而上，这是值得举起双手欢迎的吧。

这儿还不妨简单地提说一下：第一辑从对资本主义总体的认识，它的萌芽，它的发长兴旺，直到骄奢淫佚，荒乱横暴。这，读者可以在《高老头》、《镀金时代》和《华丽的家族》等作品中，窥见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全盛时期，同时，衰亡的迹象也已翘出尾巴来了。

这第二辑促使读者在看清了资本主义的面貌——从温情微笑，逐渐转变到虚伪冷酷以后，变得穷凶极恶，压迫剥削，一副狰狞的丑恶面目完全暴露出来。于是在《愤怒的葡萄》中描绘了人民的饥饿、觉醒和反抗。作品写出了穷人的希望，尽管斗争失败了，但是“愤怒的葡萄在人们心灵里长得饱满起来”了。

在英国，工业革命以后，工厂兴起，蚕食了小农经济，迫使其破产。《彩虹》这一作品就是揭露了统治者，并且抨击了资产阶级的为富不仁。

《苦难的历程》与《静静的顿河》是两部伟大的作品：前者写出旧知识分子怎样怀有错误的认识，迷恋过去，在痛苦的考验中，终于懂得了必须靠拢人民，走向革命。后者则通过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族人，如何在痛苦生活中挣扎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：既流血，又流泪，谱写了那个伟大的时代。

在匈牙利，一个从破落户小资产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

子，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，谋求自身与民族的解放，作了英勇的斗争。这就是所谓《喀尔巴阡山狂想曲》，其实并非狂想。

西班牙的小说《合同子》，是一幅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生活的画卷，写得血淋淋的，会使读者触目惊心，激发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思想。

其余的《牛虻》、《蝇王》、《永别了，武器》和《青年近卫军》等，都是文学名著。作为青少年读者，都该好好诵读，好好思量，并与80年代的人民生活相互比较和对照，借以端正自己前进的步伐，为改造旧社会，建设新社会作出贡献。

1989年4月于上海

第一章

不紧不慢的几场雨，并未冲裂俄克拉何马那已干结了薄薄一层硬壳的土地，却催起了玉米，催长了野草。于是，灰色原野和深红色原野开始呈现出一派绿色。5月下旬，天空渐渐变成灰白，云，缓缓消散。太阳疯狂地逼射下来，玉米的每一片绿色的托叶边缘上的棕色线条渐渐扩展。野草为了生存，变成了深绿色，再也不蔓延；天空、大地，一片灰白。到了6月，阳光更为酷烈，空气稀薄，大自然仿佛整个儿地浸泡在一潭灰色的浆液里。

大路上，干结的泥块化成的尘埃犹如一个个小精灵似地飞舞在车马往来、人流熙攘的混乱之中，许久许久才肯落下地去。

6月刚过了一半，突然，得克萨斯和墨西哥海湾的天空中泛起了大块大块的、高高的、含雨的浓云。人们站在田野上，欣喜地用鼻子去闻，用润湿的指头去辨风势。然而，浓云恩赐了几点雨后又匆匆飘去，天空依旧灰白，太阳依旧像烈焰般地逼射，只是在玉米上多了几滴水珠。

一阵和风追着雨云急急地赶向北方，一阵紧似一阵，越刮越大，苍穹弥漫着尘土。雨后干结的地面裂了开来，尘土在空中扬起一道道灰色的烟雾。玉米迎风扑打着，发出豁啦啦的干涩声响，风从石头底下吹过，卷起稻草和枯叶，

到处都留下了踪迹。天空笼罩在灰色的帐幔里，太阳变成了一团红光，空气中漫溢着刺人的阴冷。夜里，风似魔鬼般地掠扫地面；它在玉米的根脚间灵巧地挖掘着，于是，玉米软弱地横倒在地上。破晓时，风还在倒伏的玉米上呜呜地悲鸣着。

男男女女都被风所逼，挤在家里无法外出。到了夜半，风势减弱了许多，远处，传来闷沉沉的鸡啼声。人们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巴望着天亮。一早，太阳就张开了血盆大口，仿佛要吞噬整个世界，尘沙，给大地铺上了一床平整的绒毯。

人们纷纷走出家门，热辣辣的刺鼻空气扑面而来。孩子们不跑也不喊，男人们更为沉默，妇女们紧贴着自己的男人，悄悄地窥测他们是否气馁。只有少许的绿意从尘沙的障翳下透出来，似乎给人们带来了希望。一会儿，男人们的脸上那迷惘的神态消失了，变得勇敢、愤怒，有应付困难的决心了，妇女们这才离开他们陆续进屋去做活，孩子们又玩开了。这一天，太阳升得特别高，男人们坐在自家门口，手里拿着小树枝和小石头，忙着在地上写算。男人们静静地坐在那里——想着，算着。

第二章

小酒馆门前，停着一辆闪亮的红色运货大汽车，立式的排气管噗噗地响着，车末端，冒出一股几乎看不见的青烟。烟雾中，车两旁几个红漆写的12时见方的大字——

“俄克拉何马市运输公司”清晰可辨。车身上上下下虽落满了尘沙，但仍看得出这是一辆新车。柔和的舞曲，透过装着铁纱的酒铺小门传到外面。酒店里此刻只有货车司机一个男人，他坐在一张圆凳上，双肘支着柜台，从咖啡杯上抬头望着消瘦又孤独的女招待。他跟她谈着一些得体而又无聊的闲话。苍蝇不时地扑打着纱门，咖啡壶喷着蒸汽，女招待十分不耐烦地随手关掉了炉子，继续与司机谈论着。

外边，沿着公路边有一个男人正步履蹒跚地向汽车走来。他那深褐色的两眼朝汽车挡风玻璃上“不准搭车”的条子一瞥，似乎不死心地略一踌躇，便在背着酒铺那一边的车踏板上坐了下来。他年约30岁，又高又阔的颧骨，一道道很深的皱纹顺着脸颊而下，在嘴边弯成了弧形。两瓣嘴唇严严地盖住暴牙，粗大的指头上拱着蛤壳般厚厚的指甲，虎口和手掌上长满了亮闪闪的老茧。他穿着一身廉价的新衣服，灰色的鸭舌帽又新又硬挺，“军用式”的棕黄色新皮鞋底钉满了平头钉。这人坐在踏板上，脱下帽子来揩脸，又俯下身去解松了鞋带。

酒铺里的音乐终于停了，女招待一边用手指头轻轻抚摸着耳朵底下那个小疙瘩，一边仍在和司机谈论着户外新闻。车踏板上坐着的那个男人不时地朝酒店里望一望。他缓慢而又熟练地搓好烟卷，摩挲平后点着火。这时，已是近中午时分。

司机付了酒账，把找回的两个镍币丢入吃角子老虎里转了几下。他落了空。“他们耍了花招，你反正赢不到钱。”他对女招待说。

“不到两个钟头以前，有个家伙得了头彩，赢了3块



8呢。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1个星期到10天。再见。”说完，司机“砰”地关上了门，走到阳光下站着，剥一块口香糖的包皮纸。他又粗又壮，一双蓝眼睛眯缝着，他擎着那块口香糖，隔着铁纱门喊道：“你可别干见不得我的事呀！”女招待嘟嘟囔囔地回答了一声。

那个想搭车的男人见司机过来，急忙站起来上前问道：“能让我搭一段车吗，先生？”

“你没看见挡风玻璃上的条子吗？”

“当然看见了。可好人总是好人，尽管有钱的杂种让他贴了条子，他还是会帮忙的。”

司机慢腾腾地钻进卡车，心里直琢磨着这句话。他明白这是个圈套；可他是要做好人的，他向酒店又膘了一眼，吩咐搭车人先蹲在车踏板上。

头档、二档、三档，司机加快了车速把排档推到四档。搭车人紧攥着车门把丝毫未敢动一下。弯过一个拐角走了1哩路，车速放慢了，搭车人乘机溜进了车座。司机又眯缝起眼睛从上到下打量着搭车人。搭车人脱下帽子揩着额头、下巴上的汗水，背部在座椅背上舒适地蠕动，他回头朝司机说：“我这两只脚丫实在跑累了。”

司机盯着搭车人的新皮鞋，语气中带着责备说：“大热天，你不该穿新皮鞋走路。”

“我就这一双鞋。”搭车人低头看着皮鞋回答。

司机把车速加快了些又问搭车人：“找工作吧？”

“不，我老爹是个分益佃农，有40畝地，我们在那儿已经很久了，我现在回家去。”

“40亩地的佃农。”司机的舌头和牙床翻来复去地嚼着口香糖，继续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好多佃农背井离乡，因为 是尘沙赶的，因为是拖拉机撵的；你家老头倒还顶得住？”

汽车的轮胎在公路上歌唱，司机却还在一个劲地问，这使得搭车人有点冒火了：“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。我叫约德·汤姆。老头儿就是老汤姆·约德。”说完，他紧盯着司机出神。

“别冒火，我并没安坏心眼儿。”

“我也没安坏心眼儿，”约德说。“我只求咱们河水不犯井水。”他住了嘴，望着外面干旱的田野，望着骄阳肆虐下干旱的树。他从旁边口袋里取出烟草和卷纸在两膝之间卷好纸烟。

司机看到约德不作声了，气氛仿佛缓和些了，这才自言自语似地说：“没当过司机的人不知道干这一行的苦处。老板不准我们让人搭车。为了你，我冒着丢掉饭碗的危险。”

“我领你的情，”约德说。

“开车的人就怪。车一开，路在底下往后退，简直叫人发疯。”司机的手紧抓着方向盘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约德说着就从上衣口袋里拿出1瓶威士忌来，“你当然是一滴也不肯喝的啰？”声音里带着嘲弄意味。

“发誓不喝。我正打算选修函授课程，等学好了，我就不开车了。”

威士忌浓烈的香味充溢着驾驶台。司机双手抓着方向盘只顾说自己的事。约德就着酒瓶喝着，只顾定睛朝窗外望，那双不动声色的黑眼睛里显出了很感兴趣的神情。这

时，司机斜眼一瞟约德，约德正暗自格格地笑着，笑得胸脯都扯动了。“你费了老大工夫才弄清楚呢，朋友。”

“弄清楚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司机头也不回地问道。

约德一伸手将一只蹦进窗子的蚱蜢脑袋狠狠掐碎，又格格地笑了。“你看错我了，先生。不瞒你说，我在麦卡勒斯特坐过4年牢。我现在回老爹那儿去找工作，省得为了找工作向人撒谎。”

司机说：“歇——这不关我的事。我向来不爱管闲事。”

“你刚才把你的大鼻子伸到前面8哩外去打量我，就跟菜园里的羊一样。”

“你把我全估计错了——”司机有气无力地说。

约德朝司机笑了一阵。“你真是个好心人，让我搭了车。歇，真见鬼！我坐过牢，那又怎样！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“不关我的事。”

“瞧，前面那条路你看见了吗？”约德问司机。

“看见了。”

“我就在那儿下车。我不会让你失望！”约德正说着，货车已在一条公路和公路直角交叉处缓缓停下。约德走下车，侧身向司机说：“我犯了凶杀罪，杀了一个人，判了7年。因为我在牢里不喝酒，只坐了4年就释放了。”

“我只管自己的事。”司机根本不在意地说。

“要知道，你自己坐过一回牢，才能猜出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问题。你刚一开口就露了马脚。”约德说着手拍了拍金属车门，“谢谢你让我搭车，再会。”说完，转身上

了土路。

司机朝约德定睛看了一会，喊道：“祝你走运！”约德挥一挥手，却没回头。

大货车又沉甸甸地继续赶路。

第三章

混凝土的公路两旁覆盖着一片乱七八糟的枯草，沉睡着的生命等候着传播和扩散，等候着动物，等候着风，等候着男人的裤脚或是女人的裙子；一切，都是被动的，却都有活动的装备，具有原始的活力。

阳光暖洋洋地晒在草地上，草的阴影里，一只陆龟隆起甲壳，粗硬的腿脚吃力地从草丛中缓缓穿过，角状的尖嘴微微张开，凶狠而可笑的双眼在指甲般的额头下直瞪着前方。它爬过草地，小山似的路坎横在前面，它仰头上一看。后来它开始攀登路坎了。路坎陡峭，陆龟使劲爬上去又滑下来，终于渐渐溜上了路坎。陆龟休息了好长一会，用那双愁苦而可笑的眼睛朝四周望望，然后伸出腿和尾巴继续攀登。当甲壳拱到一定的斜度时，前半截向下一扑，大功告成，乌龟终于攀上了公路。

一个40岁光景的女人开着轿车渐渐驶近乌龟，她让道给乌龟，将车子拐出了公路，车轮吱吱地叫，掀起一片尘沙。两只车轮腾在空中片刻才落地，接着车子退回路面继续往前开去。

一会儿，一辆轻便卡车冲着乌龟开来，把乌龟像做游

戏的人掷钮扣似地一甩，又像旋铜币似地一旋，一下子就叫它滚到了公路边。乌龟背脊着地仰卧着，四条腿在空中晃来晃去，翻不过身来。忽然，它抓住了一块石头，甲壳一点一点翻起，终于呼地一声翻正了身子，随即爬上了一条土路，一颠一颠地向前移动，甲壳在尘沙里划出了一道弯弯曲曲的浅沟。它瞪着那双可笑的眼睛朝前望望，继续奋力地爬，黄色的趾爪在尘沙里留下了细碎的痕迹。

第四章

货车已开出了约德的视线，他还站在那里注视着远方那泛着青光的天际。突然，他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只乌龟在尘沙里一颠一颠地移动着。约德停下来抬起它，把它翻过来又翻过去，惹得乌龟在他手上撒了一泡尿，枉费气力地在空中挣扎了一阵。约德把它翻正了，同皮鞋卷在一起夹回腋下，任凭乌龟在他腋下推挤、挣扎，他加快脚步向前走去。

太阳已经过了天顶。约德已经在流汗了，他随意扯了扯帽舌，冒着太阳向斜地飞快走去时，发现了一个人。他小心地放慢脚步。只见那人靠着树干坐在地上。他交叉着两腿，一只光脚翘得几乎跟头一样高，正不停地按着拍子一上一下地摆动着。他不曾听见约德走过来，因为他正在一本正经地用口哨吹着歌：

不错，先生，这是我的救主，

耶——稣是我的救主，

耶——稣现在是我的救主了。

.....

当约德走进凋零的叶子遮掩下的那片稀疏的阴影里时，那人才转过皮包骨的长脑袋，光线似乎霎时钻进了他那双褐色的眼睛里，这张足有一半是在眼睛上面的古怪脸上突然放出异彩。他将灰白色的头发随意一甩，盘问似地盯着约德：“哦，你不就是老汤姆的儿子小汤姆·约德吗？”

“唔，一点不错。”约德回答说。

“我想你大概不会认识我了，”那人说着笑了一笑。“啊，你一定不认得了。从前我给你讲‘圣灵’的时候，你老是忙着拉小姑娘的辫子。我在水沟旁给你们同时施了洗礼。你们俩打架，大叫大嚷，活像一对猫儿。”

约德眼睛朝他看了一会儿也大笑了：“哈哈，你就是牧师呀！你就是牧师呀！刚才我还向人谈起你呢。”

“我从前是牧师，一个热心的传教士——吉姆·凯绥牧师。我常常高呼和赞美耶稣，给许多悔罪的人讲道，人多极了。可我现在不干这一行了。有许多邪恶的念头似乎也变得合情合理了。”

“牧师，你要布道就不能起邪念。过去，我记得你讲得挺好。”约德说着拿出酒瓶递过去：“喝一口吧？”

凯绥若有所思地仔细朝酒瓶看看，呷了一口说：“糟糕的是，人们现在不大相信圣灵了；因为我不真心诚意，只不过是别人要我这么做罢了。”

过了一会，凯绥仿佛是初次见到酒瓶似的把酒瓶往上一抬，又咽了3大口，连说：“好酒。”